

統治婦孺耳目咽喉內外各科皮膚花柳淋濁而戒煙肺病專科跌打損傷接骨人體瘦弱步履  
門診上午十時至一時小洋六角特診下午一時至四時洋一元

**梅毒** 注射德國牌六零六每針  
針包壹元 花柳諸病一  
針包壹元

**白濁** 新療法特效包愈 注射德國  
國哥納藥每針一元貧病不  
計

**診所** 六馬路福海里維弄  
電話中央六二五〇



書

●作法之途徑……結構宜謹  
嚴……第一戒諷刺……  
第二立主腦……第三脫

第五減頭緒……  
第六均勞逸……  
詞采宜超妙……  
實白宜優美……

人情致而又寫遊院幽繡之淺、野  
即如阮大鍼之路難捷湍瀉、藍田村  
之寄語微香榭、牡丹各有所本、幾幾  
乎無語不徵實矣、杜公亦寫杜鵑  
以、以夢感情、生死不渝、已已動  
客滿、乃過此枝、卒使團圓云云  
通本荒唐、全無是處、經承馬東  
靡青衫淚之謬、然既改北爲南、何

本八廿七廿六廿五廿四

前捉賊只悉獲匪入乃盡推許命  
相與入設賊人內獲盜匪之呼  
謂而納出中氣乃盡推許命  
女新放悅新而獲盜匪入乃盡  
推許命相與入設賊人內獲盜  
匪之呼謂而納出中氣乃盡推  
許命

錢宅會六韻戲

水淹七軍 翼友趙子英，爲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經理，學關公戲於姚懿  
實及趙某，以水淹爲最有工夫，子英擊幹魁偉，搬相爲向來演關戲者  
所不及，此刻自置行頭旗幟，塗鎗千金，把子殊穩練，惟唱念不脫土

九戟門

皮黃且角，後起輩出，各有所黨，力爲掄播，其名聲隆衰，輒視捧者多寡爲消長。邇來虛聲最盛者，南推魏牡丹，北推程艷秋，特絳非科班出身，真醜較差，不足與艷秋同日語，且鄂秋雖執紼梅門，而據太老師陳石叢指點之處，亦不少。以「驕子扮相二身材」三者均無缺憾，而得粉飾陶治，藝從真貫上下，功、不務纖巧，所排新劇新流派

本戲，唱做並重，故前屆到申，得博盛譽以歸，茲又應第一台之聘，有羅朋公鑑鑑冰等，爲之拉攏，捧場者更多名人，艷秋未來之先，余見袁丈伯璣致家兄書，極力贊揚云：「新編之劇，有紅拂傳」「花魁離」「花舫緣」「驚鴻集」「風流棒」「丹陽恨」「孔雀屏」等，皆情文並茂，唱作兼工，此外如「寶蓮燈」「壽頭刺湯」「罵殿」「六月雪」「女起解」「玉堂春」

蠅

前清太常寺、乃沿前明舊制而設、該署仍中管祭祀壇廟、配置直隸姓年諸務、署中兼、太常署中、忽發現一雙仙蝶、或大或小、對舞不測、雖大雪嚴寒、亦常飛翔出現、因欲朝野上、咸稱瑞蝶焉、事爲大內所聞、乾隆遂親往一見、以爲、而蝶偶又不現、乃由寺卿焚香拜謁、蝶始現、亦不知從何處來、且解人意、棲止於桌前之香爐內、寺卿即恭誦持盤、送入大內、遣呈御覽、當其身優舒、笑而與尋常之蝶無異、意似不似爲奇、忽展展翅、飛聚齊回廊間、而蝶已失蹤、不知飛向何處、又聞、鳳仙蝶詩五言八韻一首、以誌仙真、詩曰：太常寺併於大理院、都署見開錄載、蝶四足雙翼、黑草、人欲見之、但呼蝶飛聞、辛丑即臨學後、聞之、蝶忽舞全浙會館柁旁佔去、乃將太常寺改工部署、蝶之運去、饒有前知、此說較記者所聞、頗有體、故併誌之、按太常寺、曾刊小京報、近見之小時報、不過已身名

醉聲

[illegible]

召見

**■爲祝**

爲祝文驚比翼飛，圓峽孤鴻。望國風、涼飈飄滿。知秋至、明月天中夢楚絲、舉蹕驚鴻。恍可託、先生已分事能達、采花歷嶺從頭記、十載滄海綠衣。

（街海上李惜儂畫扇題）

青鳥何來尺一書，美人南浦恨相如。隔年塵剎勞飛燕，老去風懷似晚鴣。尙有尋常迷下蔡，更憐小鳳卜芳居。使君威敏無言說，餐罷平安報鯉魚。

傾頽風花夢(一六)蕭引按主

第十一回 解重圍俠義顯公子 設奇策俏語誑癡兒

衆人見了，那姜桓楚放上前，祇遠遠的騎着車中，姓黃的，你纔看罷，今天奈何你不得。你留神着吧，你以後隨公子脾氣，作個兒大王。你就你牢記着，我你牢記着，和說笑之後，一哄而散，大彪忙上車來，扣着寶道，你不用嚇，這班賊匪東西，莫說這哄戲，再加工上二倍，也不放在老爲心上，寶貝本來嚇得戰戰抖抖，真個是嚇得半死，如今經天彪一安慰，精神復收，喘喘連連，全仗大哥，還好，這廝亂走時候，天彪就依樣畫葫蘆，說了一遍，寶貝默然不語，大彪歇道，論理說，我不應說這句話，如今也不瞞冒犯，不得不說了，你以後在車子裏走動，可要留一份神，爲着娘們，鬧出奇奇怪怪，嚇人聽聞的，事多得很，萬一落了單，不是爲我設一個眼前虧，莫說老呂公保要替，就嫌我這樣，也替你担拾驚嚇，

九 舜

鳳一則、雖屬玩要戲、而頗難討  
老生既宜風流、又不可過甚、  
甚則失帝皇身份、花旦唱作、須  
出天然煥爛、方合身分、上星期  
〔十二號〕觀翠心大元、合演新劇  
「祥祥、翠心乃要友出身、福祿致  
吉祥生活、登舞台而自食其力、  
車王候、高粉志、下海謀來、  
藝、早為一般觀劇家所稱許、此  
僅余一人為之贊揚也、聞已暫為  
停演、

大元飾莊德帝、品貌堂皇、風流中  
、幸不失帝皇之身分、可嘉也、種  
種神彩、亦極自然、並非作戲、情  
感音稍差耳、繡之大元演此等戲、  
尚堪對付、若唱按探探母罵曹劇則  
、則不堪承教矣、

馭浦潮拾遺

【第七回】肘腋變生錢如海歸天 骨肉相殘尤大囑瞎眼

時來运转，水缸轉元元左右一石，那麼要添乙塊多錢飯食，而且不能飽吃白飯，還要添些下飯菜上去，總得要二塊有零，三塊不調的吃費，又加上照會捐，一古腦兒，總料要近十塊錢的耗費，用了一年，百多塊，用了十年，一千多塊，再把這筆款子的官利算上去，食不果腹地步，不知要耗費多少，如此一打算，老尤那裏再會用車子，本來以前在江西南昌時候，那南昌最熱鬧的一條府前街上有十家麻店，九是他開的，因為老尤祇要有利可圖，那怕舊麻店、棺材店、都要開的，所以府前街上的店鋪，十之七八，是他老板，那時晚上海裝很儼飽人，尚且不多，何況內地呢，到了晚上，大店家的櫃台上，都是用鴨嘴

秦文淵門人俞伯明醫家

萬小東門內橋欄東門廿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余伯明醫士王君素友內醫之友自京來滬寓海濱路鴻源先生之  
寓某律師先生之附近今在小東門橋欄東門內鴻源先生之寓  
寓人求治者莫不手到病除活人甚多勿宜失之

介紹人 王季平 夏應麟 謝仲田  
余伯明 余伯明

游杖

我的白話文，壞得很，偏偏冒冒失失的來做白話，因為看見時報上的紅樓夢，把鮑叔的佳妙，種種記載盡了，這位編輯先生倚虹兄，大概對於鮑叔有所激賞，所以不惜犧牲他半軀地命，費他大作黑暗上海來讓紅拂出風頭，可憐這紅拂是冒牌東洋貨，不然倚虹一定把小時報完全讓牠作增刊罷。那末我牌東朝的红拂嘆口氣，爲今日的红拂要笑一聲，因為唐朝的红拂，當時並沒有人替牠出專號，倚虹這一下，不但替牌紅拂增榮，簡直可算得替正牌紅拂爭氣哩，讀了編輯冒題，真使人佩服。

當初鮑叔在春陽友會時候，我竭力贊美秋好，那有一位郭深史、楚範秋立一個秋社，我也曾做過不出名的秋社社員，還做過肉麻的賀程郎新年箋來，後來被羅繼公這實行家，把秋光占去了，我們大家就掃興了，郭深史到現在還在那裏唸秋雨秋風愁煞人哩，和倚虹今日相形之態，便覺得羅公太俗，深史太癡，我輩太愚，再不料我周秋杪的窮酸，却被倚虹賞鑒去了，我們秋社的原圖份子，實實想不到的。

公： 偶開頑笑。 其樂融融。 我魏虬髯。 君異衛